

从脑瘫儿到北大、哈佛学子 丁丁和母亲一起奔跑的人生(上)

◆ 朱娟娟

怎样让他活得好一点？

5月,美国波士顿,中国留学生丁丁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LLM(相当于国内法学硕士)毕业,转身又投入到美国司法考试的复习准备中。

29年前,因宫内缺氧面临窒息,丁丁一出生被诊断为重度脑瘫。在5份病危通知书以及“将来非瘫即傻”的预言面前,妈妈邹翊燕选择将他留下。

2007年,丁丁以660分的成绩,考入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;2016年考入哈佛。丁丁说,能做妈妈的儿子,“很幸运”。

邹翊燕是一名单亲妈妈,对她来说,这29年,是一场与儿子一起奔跑的“人生马拉松”。

1988年7月18日的凌晨,发令枪响了。

孩子生下来的揪心一幕,刻在邹燕的记忆中:全身发紫,不哭也不闹,双眼紧闭。转院抢救,孩子小小的鼻孔一个插着输氧管,一个插着鼻饲管。护士来打针,扎不进,汗珠一滴滴落在孩子皱巴巴的脸上,孩子还是没丝毫反应,眉头都不皱一下。

“重度脑瘫,没抢救价值了,救下来也非瘫即傻。”医生隔会儿再来说一遍,“为了孩子和你自己的未来,仔细想想,下决心吧。”

那晚,邹翊燕把儿子搂在怀里,一夜无眠。江汉平原夏夜的燥热,似乎与她无关。她全部的注意力,覆盖

从重度脑瘫儿到北大、哈佛毕业生,29年来,母亲用爱和超过常人的毅力,改变了儿子“非瘫即傻”的人生预言。这对母子更愿意将这29年看作是“一场一起奔跑的马拉松”,对他们来说,“人生的马拉松没有终点”。

在儿子耷拉的眼皮上,“我是妈妈,你看看我呀!”“这世界挺美的,你好不容易走一遭,睁开眼看看。”……

凌晨5点,孩子终于有了反应——哼唧了一下,像小猫一样。随后终于哭了。医生说,能哭出来,命保住了,但今后的路必将“痛苦艰辛又漫长”。

她给孩子起名丁丁(第二个字念“zheng”),即是因为她想起《诗经》里“伐木丁丁,鸟鸣嚶嚶”的诗句,大树砍伐都有响动,他希望他至少能在这世界留一点声响。

让丁丁活下来,是第一个层次。怎样让他活好一点?这个“好”,照邹翊燕的理解:肢体各项功能最好逐渐接近正常人,要有一技之长,要有阳光的心态,能在有所作为中体味活着的趣味与价值。



丁丁和母亲合影

持之以恒科学训练

丁丁1岁前检测,智力没问题,但轻偏瘫,左脚活动不灵,有运动障碍。他总是流口水,双手没力气握不住东西,两岁半才勉强学走路。

邹翊燕带着丁丁四处求医。湖北中医学院疑难杂症科医生告诉她,脑瘫按摩治疗,3-6岁是黄金时期,但需持之以恒科学训练。

每周按摩3次,邹翊燕下了班,骑自行车带丁丁去。路并不好走。一次下大雪,自行车倒在水坑里,他滚到了地上。妈妈把他扶起来,车倒了;车扶起来,他又倒了……他哭了,妈妈也哭了。

娘儿俩泥猴儿似地到了医院。医生感叹,“这天气以为你俩不会来了。”“就是下刀子,也要来。”妈妈斩

钉截铁。

每次按摩一个小时,背部的皮被捏起来一点点捻过,3岁的丁丁疼得哇哇直哭、咬牙切齿,他求妈妈“能不能不去”。

邹翊燕很清楚,有了一次,就有第二次,“如果有很多理由,我就会不断原谅自己”,那就没法坚持了。她必须保持理性——尽最大努力,为丁丁的命运再多争取一点逆转。

伴随一路艰辛,希望就像是清晨的阳光挣脱云翳,最初是一丝丝,后来是一缕一缕。

5岁多,丁丁终于可以双脚同时离地跳一下了。那天,丁丁在院子里逮着人就会大喊,“你看我会跳,我会跳!我跳给你看!”那天,丁丁兴奋的样子,似乎仍在邹翊燕眼前。

人家的姑娘有花戴

甜莲子

14.近还是远

上台的时候,我忍不住用探寻的目光捕捉许嫣然的眼睛。许嫣然端坐在主桌中央,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安。嫣然,难道你真的觉得有什么不妥吗?你不打算站起来说些什么吗?正在踌躇之间,音乐响了,我心不在焉地起舞,余光里是许嫣然笔挺的坐姿,不时和斯科特亲密耳语,对我指指点点,不知是在点评一个现代舞者的舞蹈,还是在介绍一位情同手足的故人?

嫣然,我是来给你送新婚祝福的姐妹啊,我们是打小在一块吃路边摊的死党啊,你怎么可以这样侮辱我,好像观赏皇宫里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娱乐小丑。我的确没有显赫的身世,也没有珠宝华服,但是我对朋友的一片真情,容不得你轻贱玩弄!我越想越伤心,眼泪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打转,呼吸也乱了,身子发颤,好几次动作几乎失去平衡。

音乐一完,我草草谢幕,灰溜溜地退场,全套法式大餐一口没尝,闷闷不乐地回到家。推开家门一见李思哲,好像见到了久违的亲人一般,鼻子一酸,可是满腹的委屈如何说得出口!我一头扎进李思哲的怀里,默默地落泪,任凭他怎么问我,就是不说一句话。

“莞如,全是我不好,都怪我!我好糊涂啊,怎么可以听任你一个人去参加这种婚礼!唉,我早该向你揭穿许嫣然的真面目!”李思哲一拳重重地砸在墙上,地震了吗,吓我一大跳。我意识到有隐情,蓦地抬起头,一脸的泪痕:“难道,你知道什么?”李思哲支支吾吾的,死也不肯说。我更伤心了,大颗大颗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,低头喃喃自语:“我信任的人都欺负我、利用我……”

李思哲重重叹口气,恳求我坐下来慢慢听他说。李思哲向来不善于口头表述,在我穷追猛打连珠炮的发问下,他东一句西一句的叙述简直颠三倒四,听得我云里雾里的。他无可奈何地掏出手机,我满腹狐疑凑近一看,原来许嫣然多次试图接近思哲,微信里是对方



言语暧昧的问候,秀色诱人的自拍。

我气得两眼喷火,心如刀绞,用手背胡乱抹去脸上的眼泪鼻涕,抓过一支红笔,大笔一挥,写下生平第一封绝交信,和瑜伽卡一股脑儿塞进信封,蹬蹬蹬三步并作两步,披头散发地跑下楼,把信投入街边的邮筒。我发誓,从今以后,我要将这个人拉黑除名,从我的人生清扫出场!

这是一个美丽的星期六的早晨。瑜伽课刚刚结束,人们陆续离去。我独自躺在橘红色的瑜伽垫子上,身体完全放松,尽情沉醉在冥想后的美妙时光。我的意识沉睡了,思维却越发清晰活跃。

就在此时,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低沉的男声:“许嫣然在昨晚的派对上因吸毒过量,已于今天凌晨去世。”我是许嫣然弥留之际呼唤的三个名字里的一个,也是她的手机上“亲友”一栏唯一的当地号码,所以斯科特第一时间通知了我。

他说,我从不知道你是离她最近的朋友。我默然以对:我究竟是离她最近,还是离她最远?

这一年来,我升职、买房、结婚、怀孕,全心全意地经营自己的人生,祈盼光明的流逝愈合心头所有的伤痛,不断告诫自己要彻底忘怀这个背叛我伤害我的人。我挂她的电话,删她的邮件,即使这封数月前收到的信也是昨晚整理抽屉时无意中打开的,里面躺着那张瑜伽卡,满纸熟悉的字迹是嫣然哭喊的道歉和哀求,一寸一缕皆是她不曾提起过的忧伤。

她说,一直羡慕着我,从相识的那天起。她说,原来,有了很多很多钱,没有爱、没有梦,人依旧不能活。

我的耳边依稀响起当年在电视台试镜,一个柳叶眉瓜子脸的小姑娘甜美清亮的歌声:“人家的姑娘有花戴,我爹钱少不能买,扯上了二尺红头绳,给我扎呀扎起来……”

我抱着头呜呜啜泣,婴儿般侧卧着,紧紧地蜷缩起身体,仿佛躲进了母亲的子宫。哭声回荡在空旷的瑜伽教室里,和着喜儿悠悠的吟唱。

一束透明温暖的阳光穿过层层乌云的阻隔,落在我的身上,环绕着我……

明起连载《他们的上海前夜》

这部小说以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为历史背景,展现了蔺佩瑶、刘云翔、邓子儒的旷世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,通过他们表现了坚强不屈、愈战愈勇的民族精神,以及重庆人乐观开朗豁达的个性特征、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。

1.突如其来的大轰炸

邓子儒一生也搞不明白,莱特兄弟为什么要发明飞机。直到他皓首白头了,每当他仰望重庆的天空时,他都不确定灾难会不会倏然而至。

邓家祖上从1891年重庆开埠通商时起,就当洋人在重庆经营的洋纱、烟草、火柴等洋货的买办,同时也兼做票号、酒楼、土产等方面的生意。邓氏家族的产业到邓子儒的父亲邓玄远手里时,已经被誉称为“邓半城”了。但在1939年5月3日这天,山城灰蒙蒙的天空将给他的家族降下一个财神来,同时也是他第二天的婚礼上最为尊贵的客人——上海裕隆纱厂的董事经理罗佑华先生。

天空有一层薄薄的雾霭,这在雾都算是个好天。中午12点半左右,远方传来飞机的轰鸣声,邓子儒身后的人刚说“来了,来了”,城里就猛然响起尖利的空袭警报声。这种催命鬼般叫唤的警报重庆人已经不陌生,但谁也不会当真。毕竟在和日本人打仗嘛。去年日本飞机也来轰炸过,只是在郊区乱扔了一通炸弹,重庆城几乎没伤着皮毛。一般人认为,日本飞机来了就往自己家的桌子下一躲就是了,大不了再在上面铺几床棉铺盖。

邓子儒焦躁地说:“挨刀的小日本,偏偏这个时候来。”一个眼尖的小老么说:“少爷,不是日本飞机,是客人的飞机,你看,它落下来了。”果然,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中型客机伴随着强大的轰鸣降落在珊瑚坝机场。

客人开始下飞机,显得有些仓促慌乱,因为空袭警报仍在一阵紧接一阵地催命。邓子儒在人群中认出了提着皮箱的罗经理,忙率众迎了上去。邓子儒拱手道:“罗经理,失敬、失敬,可能是防空演习,请海涵、海涵!”

罗经理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,对邓子儒拱拱手,又望望天空说:“重庆搞得比阿拉上海还紧张兮兮的。”邓子儒不自然地笑笑:“偏远之地,人们没见过多大世面,他们把你

乘坐的飞机当成日本人的了。罗经理受累了,等下好好敬上几杯酒,给罗经理压压惊。我们上车,罗经理,请!”

机场上的宪警已经在四处催促人们疏散了,那场面看上去不像是一次演习。一行人刚想上车,地面忽然强烈地震动起来。许多年后,邓子儒在向人叙说1939年5月3日的轰炸时,还说自己也没有搞醒醋(搞清楚)来自空中的轰炸为什么会让大地像擂起的大鼓,而人就是那鼓面上的蚂蚁。在那一天,山城重庆的天空瞬间就发生了转换,日本飞机乌云一般遮蔽了重庆的天空,紧接着就是冰雹一般砸来的炸弹、燃烧弹了。

他们被警察赶进机场旁边的一个小防空洞里,感觉重庆城正在被炸成一个筛子,而无辜的人们纷纷往筛眼里掉,那下面就是死亡,是烈火熊熊燃烧的地狱。邓子儒用身子护着罗经理,洞顶震落的沙土落满了他的肩。邓子儒猛然醒悟过来,“遭了,家里还不晓得咋个样了?你们赶快回去!”

胡襄理带了两个小老么想往洞子外面走,但警察封住了洞口,谁也不让出去。邓子儒这时才感到害怕,更让他心里发凉的是:这么大的轰炸,新娘蔺佩瑶平安吗?她的家在江北,不知道那边挨炸没有。他没心思顾及罗经理了,跑到洞口那边张望。几个警察手挽手把守在那里,邓子儒本想出点钱疏通一下,但看到外面浓烟遮天蔽日,那是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狼烟。他的心就像掉到了冰水里。

全民抗战开始后,国民政府西迁重庆,并将之定为陪都。重庆人忽然发现自己的城市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中举足轻重,是腥风血雨的战争中最后的庇护地。南京沦陷了,我们还有重庆,重庆不沉到长江里去,抗战就有希望。但在这场大灾难降临之前,世世代代在山城的坡坡坎坎上因陋就简、见缝插针地搭建吊脚楼式房屋的重庆百姓还认为,自己这破败不堪的木头房子哪值得日本人开着飞机来炸哦。连北方的一个大军阀在一次演讲中也说,日本飞机扔炸弹怕个啥,不过是鸟儿在天上拉屎。可见,即便是中国的高级将领,也都没有认识到,现在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已经没有前线和后方的战争。

重庆之眼

范稳

